



^ 21  
2667  
9



21  
2667  
9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留賓者一  
郡此此一  
人可標  
曰若在此  
入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蹠了火鋤柄引得那漢焦燥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裏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今在此間一年矣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

水滸全書

第二十三回



今日却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是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回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讓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果然是一條好漢但見

身軀凜凜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胸脯橫滿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語話軒昂吐千丈凌雲之志氣心雄膽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搖地纒絲臨座上如同天上降魔王真是人間太歲神

當下宋江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甚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厮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瘧疾不能勾動身回去却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跳了鋸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覺得這病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次日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猪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

宋江  
用情一番  
才解疎矣  
武松故放  
方有音承  
此文字安  
頓法

瘡瘥無酒  
桂病三拜  
都好可見  
和已友朋

數日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裏  
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段疋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  
做三人的稱體衣裳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  
松初來投逵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  
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  
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箇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  
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  
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  
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  
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箇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  
道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宋江道實  
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  
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  
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柴進  
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襖戴着箇白范  
陽氈笠兒背上包裹提了棹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  
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  
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箇送武松待他  
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箇離了  
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

恰如...  
此時拜楚  
在集...  
家

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閒話  
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說道尊兄不必遠送  
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客我再行幾步  
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箇來到  
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  
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菓品菜蔬之類都  
搬來擺在卓子上三箇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平西武松  
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為  
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  
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

情真...  
絕妙送行  
詩料

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  
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  
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箇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  
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  
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  
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  
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箇自此  
只在柴大官人莊上話分兩頭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  
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  
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

又尋思一番有餘情  
蘇味如妙

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筋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一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

武松

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文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喫了

好招牌名色

用  
守名色荷

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醲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勾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扶的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燥道我又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爹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來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五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却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

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  
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  
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  
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  
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多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  
夥成隊干巳午未三箇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甲酉戌亥六  
箇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  
早晚正是未未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白  
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的三二十人  
一齊好過岡于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  
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  
這般鳥話來赫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  
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子聲便真  
箇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  
謀我財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說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  
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  
便自行正是

此一段寫  
得形聲俱  
出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過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那酒店裏主人搖著頭自進店裏去了這武松提了哨棒



未便出榜  
文局手其  
真行文不

大着步自過早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  
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  
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  
商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成隊過岡勿請自悞武松  
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  
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  
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  
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  
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那

賣詩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為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

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  
人等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  
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  
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耻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  
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  
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壇笠兒背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  
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  
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

照時節亦  
看意致

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  
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  
膛前袒開浪浪蹌蹌直迤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燄燄大  
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  
一陣狂風來古人有四句詩單道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樹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  
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甲睛白額大蟲來武  
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

手裏閃在青石邊那箇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  
畧按一按和身蹌上一撲從半空裏攙將下來武松被那  
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  
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  
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邊  
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箇霹靂振得那  
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  
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  
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  
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

不復打者  
大蟲放寬  
一步入心  
急一步又  
政要開除  
哨添出  
徒手的手  
段

幅打虎  
圖活  
入俱在眼  
前

水滸全書

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  
聲響殺殺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  
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  
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  
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  
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  
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脫地揪住一按按  
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裏肯  
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  
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  
箇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  
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  
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  
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  
出鮮血來那武松儘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藝半歇兒把大  
蟲打做一堆却似攏着一箇錦布袋有一篇古風單道景  
陽岡武松打虎

景陽岡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霾日光

觸目晚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彌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水滸全書

第二十三回

十

昂頭踴躍逞牙爪

麋鹿之屬皆奔忙

清河壯士酒未醒

岡頭獨坐忙相迎

上下尋人虎饑渴

一掀一撲何爭奪

虎來撲人似山倒

入往迎虎如巖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爬處成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猩紅染

腥風血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奄

近看千鈞勢有餘

遠觀八面威風歛

身橫野草錦斑銷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

打得那大蟲動揮不得諫得口裏流涎武松放了手

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槌拿在手裏更有餘興只怕大蟲不死把

棒槌又打了一回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再尋思道我就

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

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

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

來時却怎地鬪得他過且拚扎下岡子去明早却來理會

就石頭邊尋了蘊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

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來武

松道呵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箇大蟲於黑影裏直立

是虎是人  
後却不知  
是人還是  
因忽得好

武松說  
氣力使  
之

從獵戶口裏說一番驚駭的話更見打虎之雄

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箇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拼在身上那兩箇人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那人喫了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箇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不知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箇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箇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箇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為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條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箇捕獵和十箇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箇喫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箇獵戶聽得痴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箇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箇獵戶聽了又驚又喜叫龍那十箇鄉夫來只見這十箇鄉夫都擎着鋼叉又踏弩刀鎗隨即籠來武松問道他

們衆人如何不隨着你兩箇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

害他們如何敢上來問得周郎一夥十數箇人都在面前兩箇獵戶

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

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

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箇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

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

了大喜先叫一箇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這裏五

七箇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卑有七

八十人都闕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

了武松逕投本處一箇上戶家來那戶里正都在莊前迎

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

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

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

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

上岡子來正撞是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細、此、說、便、活、分拳脚細說了

一遍衆十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打野味將來與

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

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

一面合具虎床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

漱罷衆多上戶牽一羝羊桃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

睡後一  
先量  
漸進  
甚細

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眾人相見。眾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箇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箇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托賴眾長上福蔭。眾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擡出大蟲放在虎床上。眾鄉村上戶都把段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箇莊客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掛着花紅段疋，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箇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了來，盡皆出來看。開動了那箇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開開穰穰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筭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箇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箇漢怎地打的這箇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箇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眾人等都驚的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贖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

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箇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擡舉他便這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本縣做箇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

大終身受賜知縣隨即換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用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主管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箇武松回顧頭來看叫聲阿呀你如何却在這裏不是武松見了這箇人有分教陽穀縣裏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劍揮時熱血流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其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柴王係一味招延豪傑而座上亦無俗容是孟嘗君反遜一籌矣○武松視虎如蟻後來梁山一班好漢視童蔡輩爲虎而冠者也所以急欲以景陽



幾奉與之。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常喫官同教我若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箇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箇便是

將從前情  
事說來入  
情真入事  
無處好人  
題法

怨你處想時。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没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箇武松。

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

詩。照。應。語。妙。甚。

押。入。點。發。

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使女。小名喚做潘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箇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

不作玉人  
情及

娶孩出處  
便的色  
才相甚  
想不煩多  
語

戶以此記恨於心。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躡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獩。不會風流。這婆娘倒諸般好為頭的。愛偷漢子。有詩為証。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感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却說那潘金蓮過門之後。武大是箇懦弱。依本分的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

○用○此○一○字○點○出○行○業○出○語○不○死

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忝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蘆簾起處一箇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厮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擡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又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堆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也聽得說道有箇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奴家也正待要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武松看那婦人時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藏

便有說作  
更親熱

着風情月意纖腰袅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娆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當下那婦人叫武大請武松上樓主客席裏坐地三箇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喫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說

德想着用  
地氣力死

不知道長

大漢子却

不會惹這

段哨林伏

這箇母大

蟲

此母大蟲

須無旋風

利刀截之

芳妙

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任不想這段因緣却在這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士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任早晚要些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不强似這夥腌臢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厮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

武松道虛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任不想却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任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蒼不回頭四蒼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

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却教我撇了下來武

如此出  
如化

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盪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王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箇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盪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

若是親熱  
好話若非  
看他意便  
是資禮也  
問離間兒  
弟的婦人  
文當以此  
佛法

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武大又是箇善  
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  
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  
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  
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  
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  
口兒也喫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  
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隣舍街坊道箇不是武大  
道大嫂說的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  
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  
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心那婦人情意十分懇懇正  
是

叔嫂通言禮禁嚴

手撥須識是從權

英雄只念連枝樹

姪婦偏思並蒂蓮

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  
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箇親兄搬在紫石街居  
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  
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  
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  
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箇士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

目說出曾  
漱口水洗  
手剔甲小  
著意都妙

家裏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  
笑來武大叫箇木匠就樓下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床裏  
面放一條卓子安兩箇杌子一箇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  
頓了分付士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  
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盥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  
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  
些箇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  
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齊整  
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卓兒喫武松喫了飯那婦人雙  
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

不安縣裏撥一箇士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  
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箇  
士兵來使用這廝上鍋上竈地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  
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話休絮繁自從武松  
搬將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饊茶菓請隣舍喫  
茶衆隣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  
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與嫂嫂做  
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  
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  
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

不見喜准  
得不見怪  
更難得

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  
武松倒過意不去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  
箇硬心直漢却不見怪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  
月有餘看看是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  
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怎見得好雪正是

眼波飄瞥任風吹

柳絮沾泥若有私

粉態輕狂迷世界

巫山雲雨未為奇

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冲次  
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  
人赶出去做買賣典及聞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

法雪一宜  
出情來好

画出詩境  
子的情景

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鬧他  
一撩鬧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冷冷清清立在  
簾兒下等着只見武松躡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  
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  
念入得門來便把瓊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  
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  
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裏搭了那婦人便  
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道便是縣  
裏一箇相識請喫早飯却纔又有一箇作杯我不奈煩一  
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



油靴換了一雙靴子穿了煖鞋撥箇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關了却搬些案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的他來等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盪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撥箇杌子近火邊坐了火頭邊卓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曾

箇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髲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箇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的甚麼曉的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闌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入

九分自家

房裏

叔只穿

九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那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筋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脾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分焦燥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筋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

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噲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没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耻為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收拾了杯盤盞碟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有詩為証

酒作媒人色膽張  
 席間便欲求雲雨

貪淫不顧壞綱常  
 激得雷霆怒一場

却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

水滸金書

裏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

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厨下見老

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

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

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

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没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

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傲聲喫隣

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

曾喫點心我和你喫些箇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

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毡笠兒一頭

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

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

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

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

我猜他已定叫箇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裏宿歇武大道

他撇了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

我到不喫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的這樣

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正、句、只、要、如、此、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

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箇土兵

拿着條匾擔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

呼親兄弟  
叫自家骨  
肉忽然叫  
做外人為  
看這處

話一箇  
去一箇  
了箇手

水滸金書

第二十四回

十一

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也好人只道一箇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嚙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于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撚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

好衣鉢千  
古相傳

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財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箇升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箇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箇親戚在東京城裏任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箇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曾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

婦人淫未有不潑者然反情則潑中情便潑不來看  
說一段是文字餘情  
是婦人  
正情

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箇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魚肉果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厮以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鬟換些艷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尋處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箇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箇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付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箇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

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  
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喫酒歸到家裏便下了  
簾子。尋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  
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  
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  
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  
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  
看覷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  
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話  
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

着武大便罵道你這箇醜賤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  
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當當響  
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肱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的人不  
是那等搨不出的鼈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箇螻蟻也不  
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籠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  
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箇也要着地武松  
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  
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  
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  
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

情字除過  
便說出一  
番理來選

大時曾不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  
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鳥撞着許多事哭下樓  
去了有詩為証

良言逆聽即為讐

笑眼登時有淚流

祇是兩行淫禍水

不因悲苦不因羞

且說那婦人做出許多奸偽張致那武大武松弟兄兩箇  
喫了幾怀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  
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  
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地盤纏兄弟  
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

的言語你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  
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  
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裏撥  
兩箇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箇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  
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  
縣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  
了去整整的喫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  
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箇每日只做一半炊餅  
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  
門却來家裏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

武大却還  
有主意比  
世上怕老  
婆的不同

混沌魁颯  
腌臢混沌  
混沌濁物  
此等罵法  
都是沒譜  
見的妙妙

如前邊與  
武松此處  
與武大情  
事忽近忽  
遠

真只是個

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  
喪門關了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  
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我  
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  
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  
他說的話是金子言語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  
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關了幾  
場向後開慣了不以為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  
先自去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  
道恁地時却好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煖

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  
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簾子邊走過自古道沒

解語、妙、甚

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  
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發  
作回過臉來看時是箇生的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  
那怒氣直鑽過爪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  
情知不是叉手深深地道箇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  
人休怪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  
不妨事娘子請尊便却被這間壁的王婆見了那婆子正  
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誰教大官人打這

真神



神

水滸金書

屋簷邊過打得正好那人笑道是小人不是衝撞娘子  
休怪那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  
箇肥喏道小人不敵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臨動  
身也回了七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這婦  
人自收了簾子又竿歸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詩曰  
此處不說金蓮動情亦是文字不備不順的妙處

籬不牢時大會鑽

收簾對面好相看

王婆莫負能勾引

須信义竿是釣竿

也是二字承着潘金蓮來亦承着閻婆

再說來人姓甚名誰那裏居住原來只是陽穀縣一箇破  
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生藥鋪從小也是一箇奸詐的  
人使得些好奉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

亦承着高太尉高公子并此書中以前奸詐的人來且更對看目前世入一切奸詐的人說

放不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這些  
箇那人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  
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  
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楚入王婆茶坊裏來便去裏邊水  
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  
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箇雌兒是誰的老  
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  
怎地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  
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  
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

此一書如

此中紅納

第二十四回

十七

的正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可是銀擔子、李二  
 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  
 慶道：倒敢是花肱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  
 他的時，也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  
 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  
 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  
 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  
 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  
 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馱疔，漢走美  
 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

得極沒  
安妥和極  
有文章

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筭西  
 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  
 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  
 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  
 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約莫未  
 及兩箇時辰，又差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  
 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喫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  
 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  
 慢慢地喫了，盞托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  
 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

討一箇在屋裏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喫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箇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箇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

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箇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覓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sub>上</sub>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喫箇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喫坐箇一晚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

此處有折  
便宜處不  
則其人愈  
不可知矣

兩頭來往楚王婆見了道這箇刷子楚得緊你看我着些  
甜糖抹在這厮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厮會討縣裏人  
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細些敗缺原來這箇開茶坊的  
王婆也是不依本分的端的這婆子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隻鸞孤鳳霎時間文仗成雙  
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捉對畧施妙計使阿羅漢抱任  
比丘尼稍用機關教李大王樓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  
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能動念教唆得織  
女害相思調弄得嫦娥寄配偶

且說這王婆却纔開得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

此處有折  
便宜處不  
則其人愈  
不可知矣

張見西門慶從早晨在門前楚了幾遭一逕迤入茶房裏  
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王婆只做不  
看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

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  
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將來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  
娘相陪我喫箇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  
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  
蒸河漏子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  
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  
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

此處有折  
便宜處不  
則其人愈  
不可知矣

說兩頭  
來社今又  
加筆

五十箇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喫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冷眼睽見西門慶又在門前楚過東去又看一看走轉西來又睽一睽走了七八遍逕楚入茶坊裏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時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喜歡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喫箇寬煎葉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蹊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的着時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趕得頻以定是記掛着隔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喫他那日又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箇道理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不說

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  
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箇泡茶直到  
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  
雜趁王婆笑道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  
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  
端的與我說得這件事成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  
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箇字最難要五  
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兒大的  
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  
第五件要開工夫此五件與做潘驢鄧小開五件俱全此  
事便獲着西門慶道真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

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克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  
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  
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  
一下第五我最有開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只  
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  
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剗地  
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  
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  
釐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

才清全作

誰知淫是治怪之法

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  
情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  
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  
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  
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箇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  
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箇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  
了老身那條計是箇上着雖然人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  
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箇  
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  
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用十

分教王婆緊濟豈不知本特

兩好綿都肥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喫却與  
這雌兒說道有箇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

此一篇光說次第連絲及種七挑播如皆絕世奇文有目共知

替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箇好日去請箇裁縫來做他若  
見我這般說不係我時此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  
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  
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  
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若肯來我這裏  
做時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  
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  
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

水許全書

第二十四回

二十三

來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  
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  
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  
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  
分了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  
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  
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應答說話  
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箇娘子與我作成  
出手做虧殺你兩箇施主一箇出錢的一箇出力的不是  
老身路岐相與難得這箇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箇玉人  
替老身與娘子洗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  
身便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事  
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  
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  
我也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  
事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我買得東西來擺在卓子  
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  
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卓喫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  
是他只口裏說要去却不動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  
八分了待他喫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



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  
你和他兩箇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  
由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  
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  
見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  
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筯去你只  
做去地下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  
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不做聲時  
此是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事做得成這條計策  
如何西門慶聽罷大喜道上不得凌烟閣端的好計

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但得一片  
橋皮喫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  
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  
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細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  
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細絹  
舖裏買了綾細絹段并十兩清水好稀家裏叫箇伴當取  
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裏王婆接了這物  
分付伴當回去詩曰

豈是風流勝可爭  
安排十面捭光計

迷魂陣裏出奇兵  
祇取亡身入陷坑

無一字不

這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骨不快懶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箇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頭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箇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緞絹段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勾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指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

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聞得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得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去叫人揀箇黃道好日奴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箇黃道好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那婦人道乾娘不必

便活

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箇又怕家裏没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在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且說武大喫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做道路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地點道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桃肉遞與這婦人喫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綾綉絹段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

空意

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箇不曾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喫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里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呵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喫些點心不值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

一不如此  
不情的好

金瓶梅  
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  
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去還他那婦人聽了  
當晚無話有詩爲証

可奈虔婆設計深

大郎濕地不知因

帶錢買酒醉奸詐

却把婆娘白送人

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  
出去了王婆便趲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  
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  
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  
喫王婆道呵呀那裏有這箇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  
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  
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  
聽了連声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  
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  
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  
由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兒過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  
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喫了酒食再縫了一歌  
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絮第三日早飯後王  
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頭來叫道娘子老身大膽  
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廝見了來到王

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箇

喫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

一日裹了頂新頭巾穿了一套整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

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茶坊門首便咳嗽道

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燕科便應道瓦誰叫老娘

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

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

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看着那婦人道這箇便是那

施主與老身這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箇

喏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却指着這婦人

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正放了一年不曾做得

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

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

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

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

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

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

的笑道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竿打得不疼

大官人便忘了那婦人赤着臉便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

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那裏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

活現如聞  
其聲

其聲如  
其聲

好

口邊武  
大聲聲着

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箇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些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箇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箇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箇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十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獵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箇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

婆子道這箇大官人是這本縣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開着箇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箇喫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裏瞧科已知有五分了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

請一者緣法二乃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箇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備辦些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却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便去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也把眼偷眈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

婦人寫實  
看說不動  
身却如此

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些兒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卓子上看着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喫一杯兒酒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卓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謝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喫兩盞兒有詩為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不記都頭昔日語  
賈僧迎姦最可憐  
大兒今已到籬邊

又詩曰

須知酒色本相連  
不必都頭多囑付

飲食能成男女緣  
開離日待犬來眠

却說那婦人接酒在手那西門慶拿起筋來道乾娘替我  
勸娘子請些箇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喫  
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  
娘子青春多少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  
道小人癡長五歲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便插口  
道好箇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線諸子百家皆通西  
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武大郎生有福王婆使道不是

討字相  
是甚巧

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裏討一箇趕得上  
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  
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西門  
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屋倒墜如  
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  
恁地時殺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  
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伴都替的小人如今不  
幸他殺了已得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  
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毆氣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  
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

張評  
是殺  
的蓋  
是殺  
的丁



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

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西門

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

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

今取在家裏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多時。王婆道

若有這般中的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

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道箇不字。王婆道我

自說要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

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

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喫酒却又沒了官人

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喫如何。西門慶道我手

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喫時只顧取來

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晚這粉頭時

一鍾酒落肚。開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

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

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喫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

一坐。注子裏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和大官人喫。老身直

去縣前那家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歇兒擔閣那婦人口

裏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出到房門前便把索

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便斟

計一段相  
情與實取  
以皆是無  
中生有此  
更影動親  
切行文亦  
化妙不容

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卓上一拂把那雙筋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筋正落在婦人脚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脚兒正趨在筋邊西門慶且拾筋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哩你真箇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樓將起來當時兩箇就玉婆房裏脫衣解帶共枕同歡正似

西門慶收  
拾以前許  
多笑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將朱唇緊貼把粉面斜偎羅襪高挑肩膀上露一灣新月金釵倒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博弄得千般嬌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呀呀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借真實偷期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玉婆推開房門入來說道你兩箇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喫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

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箇西門慶道乾娘低聲

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便

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你從今日為

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

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

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

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對武大

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喫幾杯酒已是

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使起身道武大那厮將歸來奴自回

去便楚過後門歸家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

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

我到家裏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

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斗老身棺材出了討

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為始

每日楚過王婆家裏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

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

坊隣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有詩為証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牆內 悔殺今朝戀野花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

武大性命險矣

寫人為己 王婆亦做

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一箇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必定正在那裏你小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

走來逕透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發兒上續

不死、妙

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

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舍烏糊繇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喫白啊也把些汁水與

兩箇俱非

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  
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  
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  
哥發作那婆子喫了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  
道舍烏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猢  
猻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  
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猢猻高則聲大耳刮子打  
出你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  
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  
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猢猻打那度婆不過一頭罵

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  
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  
提了籃兒逕迤去尋這箇人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  
來直教掀翻狐兔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畢竟這鄆哥  
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風情中智囊所以王婆為第一然淫穢之事可為  
世俗垂戒者幸有武都頭之利刃在



列傳全書

